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十六

帝王部

知識

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若乃知幾其神性睿作
聖既明且哲顯仁藏用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三王之前尚矣
自漢而下膺運曆而履尊極者乃有挺非常之姿蘊惟新之識
表章乎文理究達乎情偽慮於未兆見於未萌明治體之要道
時用之變防微杜漸以息乎厲階探頤索隱以參乎繫表用能
總御群品嘉靖萬方室姦慝之源塞妖妄之逕克貞王度以熙
衆志其或位處明兩事彰先見淵識獨運嘉言固伏乘之緝緝

後光武初起義兵見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謂朱鮪等帝深疑之常以戒兄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後更始收劉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不以功臣任職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帝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十二為東海公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田年紀互相增減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大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嗷怨遮道號呼時諸部各遣使奏事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

河南去陽不可問由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

得之抵欺也光武怒帝在幄後言曰吏受郡當欲以墾田相方耳

光武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光武令虎賁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常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建武二十七年北單於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光武召公卿廷議不決時帝為太子言曰南單於新附北虜具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光武然之告武威守勿受其使

魏大祖以安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戒之曰羗胡欲與中國通自遣人來真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羗胡妄有所請求

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
范陵至羗中陵果教羗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帝曰吾預知當爾
非聖也但使多耳

文帝初為太子任城王彰之討烏丸力戰而勝北方悉平及軍
還時大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
新有功今西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
功諸將大祖善其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明帝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自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
能真偽不得相質務塞浮華諂毀之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
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又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姓名行跡所
履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晉宣帝為魏大傅輔政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以名
勸使伐蜀帝不可爽果無功而還

文帝為魏相國欲遣鍾會伐蜀西曹掾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
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帝笑曰
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
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知勇並竭而
強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
滅蜀之後就如卿行慮當何所能一辨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
語勇也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破遣民震
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
滅矣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執帝將將

冊解方難
悻後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必自行帝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不可須行乎雖尔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明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以異問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後魏上武時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安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孝文南伐以李弼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還都引見冲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闇弱百事稽壅若明則聰斷獨專聰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為聰明又不為劣闇卿等不為大賢亦不為太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又嘗謂太子大傳穆亮曰徐州袁給歸化人稟王者民之父母宣許之但今荆揚不賓書執未一方欲親御六師問罪江南計萬戶投化歲食百萬若聽其給也則畜儲虛竭雖得戶千萬猶未成一回且欲隨貧

賡惟雅意何如亮對曰所存遠大實如聖旨

隋高祖潛龍時嘗與宇文慶言謂曰天元質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貨穀色以吾觀之殆將不及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尉遲迴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不慧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難阻王謙愚志素無籌略但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帝言皆驗

開皇初益州總管梁睿上平陳之策帝善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策縱橫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拙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為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浩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体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於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睿乃止焉唐太宗貞觀元年謂侍臣曰周武王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始皇乘周之衰遂吞六國何祚運長短若此之懸也左僕射蕭瑤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帝曰不然周既伐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任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

亦守之不同取或可以遂守不可以不順祚之脩短意在茲乎
瑀拜手曰實如聖旨非愚臣之所及也又嘗謂侍臣曰神仙事
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
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
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
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

二年太常少卿沮孝孫奏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
設教以為樽節治之隆晉豈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
止實由於樂陳將止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止也而為侶伴之
曲行踞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
帝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摧者聞之則悅愛者

聽之則悲悲悅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民必苦
然心之所感故聞則悲耳何有樂樂声哀然能使悅者悲乎今
玉樹侶伴之曲其聲且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書
右丞相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玉帛云乎武樂云樂云鍾鼓云
乎武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帝然之

四年帝臨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
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晏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
人傳食而食雖非性体仁明亦是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
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
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常疑群臣內懷不服不肯
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

既知上意亦復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承受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海內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為國思審閤由宰相安隱奏聞豈得以百司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因令諸司曰若詔勅頒下有未穩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心也

十年謂群臣曰自古帝王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也朕比聞不諱之門直言之跖者庶知冤屈欲聞規諫比來以奏封事者盈於篋笥多訐人細事殊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情不能上達欲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譏毀交乱君臣殊非益國自今以後宜乘私為公小事不須聞奏有上封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十七年大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加戍兵以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脩文德以來之去間一二百戍卒能威絕域者也仁義忠信不理於內兵甲士卒遠勞於外有國之深忘朕所不取也是歲林邑王遣使云為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帝曰山有猛獸梨藿為之不採介為隣國扶南安敢侵逼比是爾懼自来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臣曰夫人心與貌不相副者多矣或有發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辭色柔和而志存忠鯁或貌類延儒而勇堪制敵或果復私仇而怯於公戰或外至公而內多姦詭或跡雜埃滓而實懷清白或質性劣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踐難心亦睽謬安可勝紀夫玄天高遠四時有常即日

月運行美之不踰度此所謂天遠而必信人近而難知也

十二月李思摩部落眾十萬勝兵者四萬人叛思摩渡河請居內地詔許之處於勝夏二州之間群臣或以帝方東征河南去京不遠今近處強胡非計之德請帝鎮洛陽無東征帝曰夫為人君者當從德義而無猜疑比屋可封化堯之德也比屋可誅化紂之惡也昔成湯周武化桀紂之遺氓各從其化無不遷善孔子云有教無類豈徒言哉昔隋煬常無道百姓嗷怨作亂非夷狄者也但君無疑二夷狄可以教忠君多猜嫌股肱必至構禍朕雖不敏頗識機宜若隋氏代遠徵發百姓人皆斷手壞足亡命山野朕今征行取其情願募十得百募百得千不預從軍者觀畫盈路所謂創事而不違朕當憂念蒼生心不懈雖居河

南濟公膽弱想其懷思入于骨髓又延陀嗜欲且同今不近走延陀而遠來歸朕其情勞見因為黃門侍郎褚遂良曰爾知起居宜記之我保十五年中突厥無事矣

高宗初為晉王受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為善曰夫老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為臣子矣及為皇太子時有告遂州都督彭王元則之罪太宗召元則功曹而問之功曹為之隱太宗怒而杖之於前退朝問太子曰大君大柄賞罰是也今箠功曹何如太子對曰草野之人天子召問惶恐失度即箠之臣以為大急又問然則彭王何如對曰陛下之弟情所友愛付所司詳鞠斷之未晚

也太宗稱善自是太宗坐朝常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畢留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太宗因為太子陳說孝道論及政事或時有決罰令太子評其可否商榷辨論深達政要群臣莫不歎服顯慶二年道王友王玄策奏言臣從西域使迴將長年婆羅門至此問其合藥之法報臣必成恩旨令若放還恐失方術之士玄策退帝謂侍臣曰玄策昨進對言古人欲招天下賢哲先市駿骨固請留此婆羅門朕觀其狼戾猶急恐竟無益旦云合藥成欲服時須斷食三日服藥令吐復還斷食復服藥遣三利令人極瘦困然後與藥即換肌肉始得長生遍觀史籍定無長生之理昔者秦始皇漢武皆慕神仙求採藥物勞役天下秦皇五十餘即死漢武末年乃至國用糜費供力不足賴其早覺昔非

制責息兵止役始得安靜年踰七十僅免滅亡審驗此等必知無成若有其實長生之人即今何在司空李勣對曰此婆羅門未經式采或容不可諳悉前已驗其無成所以放去今復更來頭髮自白衰老漸及豈得仙之狀耶玄策詭誑何處即有所解昨見其重來詳請已甚驚怪陛下知無所用今更放去臣等不勝喜躍

睿宗為皇太子有進三足鳥者天后以為周室嘉應太子曰鳥前足偽也天后不悅須臾而一足墮地果如其言

玄宗初封楚王天授二年開府置官屬始年七歲因朔望朝見車騎嚴整金吾將軍武懿宗見而忌之遂擠排騎從帝訂之曰吾家朝堂於汝何事敢迫吾騎前則天聞而特加歎異

肅宗為太子時天寶十三載安祿山自花陽入朝太子觀其兇
恣有勃逆之狀言之於玄宗玄宗易之不納

德宗即位有司言宣政內廟壞請修繕而大卜云孟冬為魁岡
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啟塞從時何魁岡之有卒
命修之

憲宗六七歲時為皇孫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
懷中皇孫對曰此祗是第三天子德宗驚喜由是重之及為皇
太子宰相韋執誼幸順宗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懼太子
怒已用事乃以台州刺史陸贄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而潛伺
太子意因用解之及贄發言太子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
講學何得言他贄惶惧而出

元和十二年光祿少卿揚元卿初聞得蔡州請見帝曰淮西有
寶貨及犀帶如往取必得帝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
安則我求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命勿言

文宗大和九年十二月庚辰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請准今
月三日詔命起居舍人執筆記言記事帝問宰臣曰坊市人得
漸安未石對曰亦已漸安然近日苦寒注蓋緣刑殺致此陰沴
又罪人累懸枝黨未已伏乞聖恩特賜寬宥鄭覃曰所坐用親
已有處分訖若不寬解即恐連累至多石又奏曰昨聞鄭注到
鳳翔招召兵士至多所招募者皆被殺戮竊恐邊上乘此生事
伏乞降詔書安諭帝曰政貴寬恕固宜如此覃石等曰過惡揚善
古聖所重帝曰朱叔夜人言有賍須早令御史鞠問如無過即

與洗雪勿令虛受賊污之名又曰宰相之務在選賢任用石奏
曰臣與鄭覃俱為輔弼整竭肝膽豈敢不盡但以人各有求苟
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覃曰事有百司請各委
任帝曰各須求才仍委百司宰相豈可一一自領慎不得令百
司有權覃曰臣嘗聞李林甫忌賢奸權帝曰林甫奸臣也豈足
論石曰比者選才先試以吏文武無才者或主邊兵或營錢穀
苟有能事然後入用近日皆以資序進用由是乏人帝曰國朝
近來取士與向前頗異覃曰臣聞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理今
請以才堪即用不必文詞借如中書舍人草制詔每人只要三
數句語粗說其人豈必全序官資歷任帝曰凡進士及第有方
鎮奏請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
官即第二任依奏覃曰此科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
巴色皆有亦未必全在此科况此科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
曰亦乞不改石曰人家兄弟十數人或三五人但稍稍可智惠
者即業文學若州縣有一文學人在其中雖地至偏遠必少差
事陛下若盡命選授州縣官即請減選帝曰令至加四十人三
年即選與州縣官得資即任諸處奏充州官節便處置奏來帝
曰朕十年孜孜求理迄今竟未見太平如何覃曰究其根源蓋
以黎民困弊臣聞百姓富則國富國富在藏之於野欲天下理
莫若恤蒼生石曰鄭覃志在恤蒼生若得術亦應不難根本在
朝廷事事節用務去冗食抵如司農寺木炭價每年約支八萬
貫有司無以隄防奸吏因緣所支不啻一倍以臣所見且去簿

書奸盜然後百司理百司理即天下理若網有綱則目自整帝曰我每思貞觀開元時觀今日之事即往往憤氣填膺覃曰階下頻言及此臣等不勝慶抃臣與石等漸期條理以副聖心石曰求理之道在乎自上而下至于禁中衣服裝飾外皆倣倣以為時尚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日漸減少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效教帝曰且左街副使張元昌使用金唾盃何奢侈之甚昨因李訓事已漸矣覃對曰如張元昌事宣付有司戒約此輩則人自惕懼帝曰此事亦難家喻戶曉戒勅但要自以儉約化之朕嘗聞前時內庫有兩領錦襪子其上飾以金鳥一領玄宗皇帝幸溫湯時著一領與楊貴妃著當時重貴如此如今奢侈豈復貴之料今富家亦應徃徃而有石曰毛玠為吏部尚書性本清儉時人尚不敢鮮衣美食况萬乘之留情故可便為一時之法帝曰周家文武之業後猶陵遲亦可歎也石又言曲江亭北奉詔令百司修造今將興功更後進止帝曰且止石曰開元之時亭臺至盛今將劬之未知可否帝曰在開元之際天下大平過有興役已是當時末事况今無當時大平而効當時末事豈為宜哉石又曰請於舊亭子兩邊今京兆府量造小屋餘請停罷充修館驛并昨所被誅戮數家家具器用並請勅度支送館驛充用宰臣退帝命起居郎鄭即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即對曰臣執筆所紀便目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帝曰故事何在即曰臣不敢遠徵故實嘗大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曰史官

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恐致史官何地逃刑又聞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帝又謂即曰適來所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臧一日無爽郎乃進所紀帝略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來其日晚內出詔宣示群臣曰適來鄭郎等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為取愧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

開成二年嘗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等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皇帝時班行多闕豈乏才乎石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年仕進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托迹之非所此乃不叙進人才之故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且將用後不稱職即罷黜帝曰宰相薦人莫計疎密朕聞竇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須引退若是公舉何避親嫌人鮮全才但用所長耳

三年七月甲子以衛尉卿王彥威為忠武節度右金吾大將軍史孝章為邠州節度丁卯帝于紫宸殿問宰相曰昨除兩鎮如何夷行曰但聖心即好揚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即人心皆愜如不當不可但自聖心帝曰誠如此吾固無私夷行曰自三數奸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大阿權假何人帝曰夷行言倒持大阿亦不可但當與不當不在倒持大阿嗣復曰齊桓用管仲豈謂倒持大阿帝曰然

四年閏正月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只念經疏不會經義帝曰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

四月帝於紫宸殿謂宰相曰杜悰判度支邊上更無欠闕足見長才嗣復李珪因稱其美請除戶部尚書以酬之夷行曰臣謂一切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珪曰太宗任臣宰天下事皆得平章謂之平章政事代天理物上下不相疑阻以此能致大平若除一官皆須決於君上即烏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用心力臣下發言即疑几臣下用之即是宰相不用即是庶寮豈可自保夷行曰小官即可大官須陛下自處置帝曰卿言總似未當夷行曰自古敗亂未嘗不因恩權在下嗣復曰夷行必以臣等未合膺委任不然何自為宰相不知宰相之職珪曰陛

下嘗語臣云竇易直勸我每宰相進擬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只合觀我擇宰相不合觀我擬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帝曰韋處厚作相三日薦六度支亦大可怪珪曰處厚身為宰相信佛求功德殊味本

後唐莊宗初從太祖起義雲中部下皆北邊勁卒及破賊迎鑾功居第一由是稍優寵士卒因多不法或凌侮官吏豪奪士民白晝剽掠酒博喧競太祖緩禁獨帝不平之從容白曰隄防所以止水禮法所以禁人未有壞隄防而止橫流廢禮法而禁兇暴雖堯舜禹湯之明聖捨此則無由致理竊見將吏驕縱軍士亮豪不唯蠹耗於生靈終慮為國之後患古人防微杜漸何況事已顯然不可不禁太祖依違之及安塞不利之後時事多難

亮焰日熾叔琮屢傾郡邑康懷貞頓犯郊隣援携離土疆侵削
城門之外鞠為戰場太祖憂形於色寢膳不怡常宴居帝侍側
因啟曰夫盛衰有常理禍福繫神道家世二代盡忠王室勢窮
力屈無所愧心勢不極則不逆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
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誑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
遵養時晦以待其哀何事輕為沮喪太祖憚然因奉觸作樂而
罷

晉高祖初為鎮州節度使九門縣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
定乃移於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抑之因訴於令令以兄弟俱
不義送帝帝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
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良田弟求善價順之為是沮之則非其

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答焉市田則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
漢高祖晉天福八年鎮太原奏以太原往例每年差人押送葡
萄往北朝今年伏侯勅旨晉少帝有詔罷之高祖曰此土產常
物廢而不行必啟我心以生怨也又十一年八月朝廷以前遣
李守貞皇甫遇張彥澤援梁入易定彥澤與契丹騎衆相逢遂
行四十里獲酋領詣里相公首級帝有表入賀因謂僚佐曰兵
者凶器戰者危事朝勝夕負何常之有今常定內地也朝廷不
能分置屯田課民種植俟秋早穫清野以待何須多備兵募招
寇引敵馳鬪是成人所長堅守乃為我之利伺隙待變平之非
晚今半歲之中命將兩出翻為虜騎所誘自取其困何謀之不
審耶吾恐得其小捷而有後衄語君其志之

天福十一年朝廷遣杜重威與諸將攻瀛莫二州以詔諭帝帝謂慕容及左右曰主上富有春秋左右之正人重威以國親方擅兵柄輕為表請有此無名之役契丹自陽城不利畜謀俟便踰一期矣今國家邊上深溝高壘守猶不足得有侵越乎且瀛莫獲之無以保殘之是為寇立敵招怨此行也朝廷以我先帝舊臣特都統虛名而已曾不以大事利害以相謀之也社稷至重良有憂耶始少帝八年在澶淵為契丹所迫命帝為北面招討使第一詔會兵鎮州第二詔會兵邢臺時鴈門有虜黨南下張脅牽之勢故帝親率兵拒焉由是兩路將行皆後期不能赴朝廷以為持疑逗遛稽勤王之意少帝曾謂近侍曰大原不全為勝必貯異至有處分便可速為之識者以為言之非祥故後雖有委託之命而無臨制之權帝亦知少帝不為我用常鎮靖自守無復敢進一言以箴朝廷之闕十一月杜重威入瀛州界下東城而西以契丹大至故也十二月十日重威以一王師降契丹以真定東垣渡耶律氏率離虜漢軍而南先遣降將張彥澤以二千騎馳渡白馬津入汴據之帝聞而大駭分兵守境以備侵軼之患

十二年二月即位初殿直韓訓進造呈到攻城木鳳斧鑊帝聞之謂左右曰衆心成城散則城無所保矣斯何用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近代君多不能保其終始何也侍臣奏曰蓋為臣者不得事君之道或恃寵以矜功或縱欲以敗度故雖得其位旋失其身帝曰此由其君也儻君能駕馭保惜不真於顛

危之地則臣下必能長守其富貴自然君臣保其終始也群臣
大稱美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十六

十二年二月明山直報陰賊至陸水相令與中
前

戰心之十餘日白其事入求對之帝問而大驚命其
與

不來後已言入與相大空於也十二日自聖廟以
自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肆拾柒

五帝帝王部 四十七

友愛 慈愛

友愛

夫孝弟本於仁愛恭順謂之因心而友新族以睦皆王者之德
也肇自有痺垂為休範爾後或異其禮遇篤之情好優賜予之
數惻悛違之念形惟疾之憂軫孔懷之痛矜其過失撫其孤藐
莫不發於深衷表於至性成和協之美致懷寧之福風行化馳
民德歸厚者矣

舜父世使舜浚井出從而掩之
舜浚井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已
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弟也謨謀也都於也君舜也象言
謀於君而殺者皆我也欵與夫世分舜

引其功之有故牛羊父母倉廩父世干戈朕琴祗也朕二嫂治

朕棲二嫂娥皇女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怵象見舜在牀替琴悒然反辭曰舜曰惟茲臣庶女其予治

未而喜曰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象至不仁封之有禪封

之有禪富貴之也

周文王燕兄弟作常棣之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漢惠帝二年齊王肥入朝齊王弟庶兄與齊王飲太后前置齊

王上座如家人禮故曰家人也坐音材臥功太后怒廼令人

酌兩卮鳩酒置前鳩鳥赤身黑目食蝮蝎野葛令齊王為壽齊

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反音齊王怪之因不

敢飲揚醉去

景帝三年梁王武入朝梁王弟時帝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

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內心喜大

后亦然明年漢立七年十月梁王入朝帝使使持節乘輿駟迎

梁王於闕下天子副車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

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

殿門著同竹與漢官七異

武帝姊脩成君帝母皇后徵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

諱之也言隨流俗而在韓嫣白之嫣音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

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

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

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

月

奴婢三百人公田百畝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修成子仲

成帝河平初定陶王康來帝庶弟太后與弟帝承先帝意遇王

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織芥往事謂元帝時款以代太子也言無織芥之歎

怨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帝謂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

不諱謂人命無常不可諱也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王

薨綏和中徵王子欣為皇太子帝也

後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不顯顯其悲戚每獨居輒

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馮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

卿勿妄言

明帝永平五年琅邪王京就國京弟七年帝悉以光烈皇后遺

金寶財物賜京

十一年東平王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棲然

懷思乃遣使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

而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十五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

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於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

萬足矣先是弟庶弟楚王英以大逆自殺後是歲帝幸彭城見

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

章帝建初三年有司奏遣陳王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

國三王皆帝弟也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

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一云梁成王黨明帝之子與帝同年尤相

愛

和帝即位遵章帝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

王歸藩不忍許

至安帝切乃就國

水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懼選之思知非國典且復須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

魏文帝庶弟趙王幹一名良本陳妻子既生三歲而陳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帝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言小常呼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淚

明帝時燕王宇字彭祖武帝子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罷賜與諸王殊

晉武帝弟樂平王迎祚字次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大康初詔曰弟初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異其差今遂癈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為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

後魏文成弟長樂王處文聰辨夙成年十四薨帝悼傷之自小歛至葬帝親臨哀慟陪葬金陵

孝文罵於兄弟以咸陽王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戒後以禧長兼太尉公因幸其弟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兄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

飪罪朕帝恐君有空授之若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
賓良以為愧又幸廣陵王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如
如廣陵之明了咸陽禧封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帝弟曰
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羽沉痾綿綴遂有危
歲我每為深憂恐其不振今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
故命駕耳

宣武屈愛諸弟京兆王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
帝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闕

唐太宗貞觀十年三月諸王歸藩帝流涕而謂之曰友于之情
凡人所重朕於兄弟豈知不欲同遊處展親愛耶但以天下事
重方成分別不能不悲耳兒女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也遂

嗚咽不能止

鄂王元亨帝之弟也初拜散騎常侍出藩帝以幼小甚思念之
中路賜以金盞遣使者為之設宴以慰其羈思之心

高宗永徽二年襄成長公主薨于常州公主太宗長女將陪葬

昭陵塗次故城之西帝登城見柩車而哭仍令黃門侍郎宇文
節塗中弔諸子焉

咸亨二年城陽公主薨於房州公立帝同出適房州刺史薛帝於顯福門舉哀

哭之甚慟五日不視事仍遣中使及宮人往房州視其喪事給

靈輦還京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

院同居號五王子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降慶坊亦號

五王子宅先天初玄宗為大被長枕宋王成器等昆季每與同

寢大平公主奏之大上皇誥曰昆季恩深親娛共被汝以流愛
天倫其睦斯乃萬方有慶九族延休言念仁愛固多忻慰開元
初以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靈王顯於勝萊坊東南角賜
宅申王搆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角賜宅薛王業於萊盛坊西
北角賜宅邸第相望於宮側帝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南題曰
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登樓聞諸王音
樂之聲咸召昇樓同榻宴譚或便幸其第賜金帛帛厚其歡
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鬪雞或
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遊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為天
下友悌近世無比帝既罵於昆季雖有讒邪交講其間然友愛
如初憲及謹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帝尤以此信重之常
與憲及岐王範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
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
日身體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翼如何如骨肉兄弟天生
之羽翼乎陳思王有超代之才堪佐經國之務絕其朝謁卒令
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効也虞舜至聖捨
象傲之慤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王之軌則于
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癡寢忘食欽之者也頃因餘
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
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開元八年岐王範接待文士劉廷琦張諤等會駙馬都尉裴虛
已坐與範遊讌無私挾讖緯之書配徒嶺外廷琦諤皆坐累貶

官然帝未嘗問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
異意祇是趨兢之輩強相託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
弟也

是年薛王業疾帝親為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為
初生之飲帝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曰猶
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頷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
十三年帝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即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
私議休咎事發帝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為錦州刺史妃皇
惧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帝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
帝降階執其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罰
遂歡讌久之仍慰諭妃令復其位

十四年岐王範薨帝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為之追福手寫老子
經徹膳累旬百僚上表歡諭然後復常

二十四年正月辛丑幸故薛王宅以三年之制將終追悼

二十八年寧王憲疾帝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
一療稍瘳帝大悅特賜崇一緋袍魚袋賞異之時申王等皆先
薨唯憲獨在帝尤加恩貸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
居常無日不賜憲酒及異饌等尚食摠監及四方有所進獻皆
分賜之憲嘗奏請年終錄付史官每年數百紙

二十九年寧王憲薨帝聞之號泣哀不自勝左右皆掩涕追謚
曰讓皇帝憲長子汝南郡王璡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
當帝號手制不許內出御衣一副遣中官高力士齎手書寘于

靈座之前其書曰諱白一代兄弟一朝存歿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興言感恩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當號五王同開邸第遠自童幼洎乎成人長則同遊樂則同業事均形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極日月照臨大哥敵當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議爰在薄躬既嗣守紫宸萬機事摠听政之暇得展於懷十數年間棣華彫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眇然無對以茲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人生孰不殂謝所貴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得立名斯為不朽大哥事跡身歿讓存故冊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茲寵榮况庭訓傳家璉等申議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惟緒言恍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

肅宗庶弟永王麟數歲失母

世日郭順儀

帝鞠養頗憐之至德二年

於江寧擅舉兵戰敗奔南海至大庾嶺為洪州皇甫侁所執事人潛害璘妻女等使人送至蜀郡帝聞之傷悼久之而竟以大義意不能加侁罪帝亦愛弟之故隱而不言潛謂人曰皇甫侁生得吾弟何不送歸蜀郡而擅殺之自此不復見用矣

晉高祖弟曹州防禦使暉卒中書奏天子為五服之內親本服周者三朝哭而止帝俯而從之輟視朝三日

慈愛

為人父者慈而已矣既慈而愛既愛而親非獨情之所鍾抑亦教之所由生也是以左傳之述謂之六順戴記所記冠乎六義若乃引而進之以至於猶子順而下之以及於諸孫皆天屬之

至親人情之所篤而况復尊極之位居億兆之首自家以刑國由上而化下夫如是則天性之愛人倫之義足以敷於禮儀者矣

漢文帝少子梁懷王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

宣帝子淮南憲王

欽世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時元帝為太子生成

帝於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

元帝選許家女以配太子初入太子家帝令中常侍黃門親近

者侍送還白太子懽悅狀

說讀曰悅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

稱萬歲

後漢光武建武十一年從大原王章為齊王章帝兄伯升之子

少孤帝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

事故使試守中陰令

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又云在平律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為河

陰故城在洛陽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十里亦有平陰故城遷梁郡太守

魏太子鄧哀王冲字倉野少聰察岐嶷大祖數對群臣稱述有

欲傳後意十三疾病帝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帝曰

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為聘甄氏女亡與合葬

又帝孫叡

即明帝也

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

世矣每朝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

晉武帝時秦獻王東沉敏有識量帝嘗幸宣武塲以二十六軍

兵簿令東料校之東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

愛

元帝子琅邪悼王煥帝特所種愛初封顯義侯及煥疾篤為之

田原方...
徹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俄而薨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
列國加以成人之禮

後魏明元子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帝以丕長愛其氣
度特優異之

大武太平真君元年六月景穆子即大生文成於東宮文成少聰

達帝愛之嘗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又高允與崔浩述成國記後

以經授太子及浩誅太子救允於帝以直免死太子之薨也允

不進見後帝召允昇階歔歔悲不能止太武流淚命允便出左

右莫知相謂曰高允無故悲泣令至尊哀傷何帝聞之召而謂

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為之悲

傷是以竊言耳帝曰崔浩誅時允以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

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

宣武帝即位後頻喪皇子胡允華之生孝明帝自以長長深加

慎護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允華皆莫

得而撫視焉

隋高祖第二子即煬帝初為晉王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

諸子中特所鍾愛

秦王俊高祖第三子開皇中薨於秦邸帝哭之曰晉王前送一

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止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

信

唐太宗真觀中高祖為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小子后鍾愛累年

帝憐之不令出閣至立為太子十七年十一月甲辰誕皇孫大

子宴官寮於引教殿帝幸東宮自殿北門而入太子自投階下
舞蹈稱萬歲帝謂宮官曰頃來生菜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
等宴會者朕因觀之慶故就公為樂耳咸稱萬歲酒酣帝起舞
群臣並舞樂極而罷賜物各有差
魏王泰太宗第四子也太宗以泰愛文學特令別置文館學士
常幸泰延康坊宅曲赦雍州及長安獄大辟罪以下並原之免
延康里百姓無出今年租賦賜泰府官僚及同里老人各有差
時承乾為太子泰每月所給料物又踰於太子後以承乾足疾
遂有奪嫡計承乾廢泰乃降封東萊王又封順陽王居均州
貞觀十八年二月帝手持泰表以謂近臣曰泰文詞美麗豈非
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為社稷之計斷割恩寵遣其居

外者亦是兩相安全

玄宗開元年夏悼王一薨一生而美秀帝鍾愛無比名之為一
孩孺及薨帝追封謚時車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帝欲宮
中舉目見之

代宗華陽公主帝愛女也世曰貴妃獨旅氏公主幼聰慧過人
善候帝旨動容發言隨喜愠帝之所賞則因而美之帝之所惡
則因以全之由是帝所鍾愛

大曆九年三月庚寅許華陽公主出於禁外歷過東市及寶聖
寺遣高品宮人及高品內侍六將軍等以從城內觀者如堵以
公主有疾縱令遊觀特寵之也及薨哀悼過深宦臣等以修短
常理因中官吳承倩附奏以諷導帝為之節哀初有疾帝命宗

師道訓名曰瓊華真人及疾亟帝親自臨視屬纊之際齧傷帝
手指其愛念如此至五月辛丑帝以公主之哀未聽朝宰臣等
抗疏言曰伏以華陽公主輟朝又當夏至節假臣等趨事向隅
旬時惶駭失圖瞻矚若歲仰惟公主夙秉神悟仁春特鍾常禱
必親已成減膳幽明遽間信增軫慈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
以陛下守累聖之公器御群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撫四海
之傷殘虜侯為虞戎師不警一言萬物裁成聖人之心得失謬
於毫厘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衆情所以不
寧臣子所宜兢怖伏願抑周喪之私痛切品物於至公下慰黔
黎上安宗社天下幸甚帝始親朝政

德宗唐安公主帝長女也母昭德皇后公主性聰敏孝敬帝所
鍾愛初詔常宥尚烏未克禮會而遇幸興元元年幸梁洋車駕
至成固公主薨帝痛甚令有司厚其葬禮

邕王諒皇太子之子德宗愛念命之為子次為弟七授開府儀
同三司遙領節度使竟未出閣貞元十五年九月薨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晉寧公主出降於頤之子季反公主長
女也特所鍾愛其禮甚盛

文宗大和二年六月乙卯以晉王薨廢朝三日王名晉敬宗長
子也郭妃生時年五歲帝撫念所至踰於皇子

後唐明宗長子即末帝也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
失歡末帝以拳擊重誨腦中其擲走而獲免末帝且謝重誨重
誨終却之及末帝鎮蒲中知其出入不時重誨因矯宣中旨令

此將揚彥溫遇出郭則閉門勿納後末帝遊舜庙迴為彥溫所
拒末帝知重誨構之馳還洛陽求以自雪重誨繼奏請行重典
帝曰朕為小將校時家徒衣食不足賴此兒荷石炭收馬糞存
養以至身達今貴為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朝典朕未晚
其意卿可速退朕自今居閑便了遂詔歸私邸末帝尚惧重誨
多方危陷但自諷佛書陰禱而已明年重誨出鎮河中帝召見
泣而謂之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相見耶乃以末帝為左衛大
將軍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第四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十八

帝王部

四十八

謙德

從人欲

謙德

老子稱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帝王代天地之工臨億兆之上鑿
照齊於三光長育同乎四時謙恭成德振矜不萌巍巍之工蕩
蕩之化何得而稱故抑其頌述自云德薄然後丕猷益茂盛烈
益隆焉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四月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中元元年京師禮泉涌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耿蹇者不瘳又
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

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
紀蓋以感應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
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
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
所上輒抑而不受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四月詔曰先帝詔書禁人上書言聖而間者章
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
諂子蚩也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岐山得銅器形似酒樽獻之又獲白鹿帝
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侯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
來哉

和帝元興元年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
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魏武令曰孤使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
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上
明知之所見凡愚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忤諸強將以為強豪
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
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面之後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
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於
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
之望然不能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
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漢故征西將軍

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
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強敵爭儻
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
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偕
踞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踞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而婦
預爭為皇后志記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荅言
曹公尚在未可也然後孤討禽其四時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
解疽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兵勢強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
但計投之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
表自以為宗室也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
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未望已過矣今孤

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
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
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
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能以大事小也
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
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
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
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
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人也孤每讀此二人未嘗
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

矣孤及子但兄弟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其妻
妾皆令深如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歎
令傳道我心使人皆知之孤此言肝膈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
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歎孤
便爾委指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
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計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
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以不得為也前朝思封三子為
侯因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歎以為外援為萬安
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
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
圖無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所謂
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蕪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
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尚還楊夏柘苦三縣戶二
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晉武帝以武
功初封舞陽昆陽郡及臨潁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為列
侯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大常常林鄉邑舊墟見之每拜
常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之有推移吾何得以堪
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後魏孝文時北海王祥行中領軍番守後朝於行宮帝引見之
祥慶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精神麾輿動沔北數城並皆柔
服此乃是將士之効非朕之功祥對曰陛下德邁唐虞功徽周
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又帝有事其方澤質明郡臣問起居帝

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天雲蔭密行人差得無斃咸陽王禧對曰陛下感天地故靈物凝彩雖復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豈過於北帝曰伊洛南和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反會自然之應非寡得所能致此

前廢帝晉泰元年四月有龍集自宣陽門西出入城郡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下下克己為治未恃此為慶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八月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特叙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

唐高宗初即位言自稱名與貴臣每同榻而坐納言劉文靜諫曰晉帝元帝初六常與朝臣共坐王導奏曰大陽府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卑握郡下何以自安諸臣入朝皆并御坐乖乾坤之定位誠願陛下改之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臥乃加足於帝腹諸公並舊達名賢平生親友今雖應天受命而宿昔之志何可忘之連榻同食適足歡愛公宜勿為嫌也

太宗貞觀六年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手詔答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為後人所笑卿引古昔無為而治朕未敢擬論比之近代乍踰之耳卿覩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秘書若朕能慎終如始則可為也如違此道不免後代笑卿焉

十二年著作郎鄧隆上表請編錄御製詩集太宗冲讓不許
玄宗開元十三年潞州獻瑞應圖帝謂宰臣曰朕往在潞州但
靖恭所識不記此事今既固請編錄卿喚取藩邸舊寮問其實
事然後脩圖

肅宗初為皇太子將行冊命有司進儀注有中嚴外辨之禮及
所御衣服有絳紗衣帝以逼尊極辭不敢受公卿議太師蕭嵩
左丞相裴耀卿奏此乃舊儀古人通用皇太子因心謹讓不欲
混同請改外辨為外備其中嚴停絳紗衣請為朱明服詔可其
議東宮舊合乘輅至殿門自宮步出

代宗為廣平王天寶末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二載九月丁亥
受命東討統朔方安西訖回南蠻大食之衆二十萬鼓行而前
將行百僚拜送於朝堂帝答拜既出當關不乘馬步出金馬門
而後登車觀者羨之

憲宗元和十四年宰臣裴度記述淮西初由用兵及東平就誅
聖謨玄筭憂勤終始後宴跪獻於帝請內即出付史臣編錄帝
覽曰言曰此事果行似出於朕懷非所欲也遂抑而不充周大
師初踐作志懷謹抑藩岳老臣多不稱名與鄆州高行周詔呼
齊王行周上章陳讓

世宗顯德二年九月甲子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已下食於
萬歲殿帝因月兩日已來至甚寒沍朕於宮闈之中食珍美之
膳但思無功及民何以仰答天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
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耜與民同力尤當親當矢石為人除害

稍可安心耳又曰朕不為賜卿等食因事興言實自責也
三年十二月丁卯帝謂侍臣曰作覲有司進呈取定來年正旦
御殿衣冠鎮圭覽之不覺驚惧但恩信未及於天下德澤未洽
於兆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曰陛下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
及於遠人哉

從人歆

夫同歆盡濟古典之格言惟惠之懷人心之必至是以惟辟作
福守位以仁勤恤以宣其慈曲成以濟其物泱醲化於綿宇洽
大和於元氣使夫廣運之德酌而不竭含生之數各得其所則
知之人為心蓋帝王之盛德也至若一夫必獲有商所以啓其
基小物不遺宗周所以隆其祚以阿衡師保之助宣股肱佐佑
之力足以永固鴻業垂光無窮况夫司牧當陽神機獨運流玄
澤之腴潤漸郡靈之骨髓覆幬之施有不可形容者焉書曰人
之所歆天必從之蓋愛民甚矣

漢高帝六年將封張良帝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番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
矣迺封良為番侯

武帝征和三年故城父令公孫舅與客胡倩等謀反

倩千倩詐見功

稱光祿大夫從軍騎數十言使盜賊止陳番傳舍人守謁見歆

收取之淮陽大守田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舅衣繡

衣乘駟馬至園

陳番縣

園使小吏怪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

於廢畷夫江德尉文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

輶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吏竊言武帝問何對曰為
侯者得東歸不帝曰汝欲不今貴女矣言汝意欲歸不吾汝鄉
名為何對曰名遣鄉帝曰用遣汝矣遣代於是賜小吏爵閔內
侯食遣鄉六百戶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令諸侯就國高陽侯耿純上書自陳前在
東郡案誅涿郡大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
侯前奉公行法朱英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
受堯舜之罷者不能愛已也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
封純為東充侯也

章帝時瑯琊王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下言宮中多
不便利京尚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原立贛榆五縣易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物之權心不

遣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勾超餘

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

超得長蒙文王葬國之思子方衰老之惠

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

日少尽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

緩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

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

有一旦之變異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賀妾與不知大

義觸死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微超還

馬防扶風人明德皇后兄弟也初封潁陽侯後徙封翟鄉侯以

江南下濕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

魏武帝族子曹貞為大將軍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帝
遵讚早亡貞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
撫孤之人篤晏平父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貢邑賜遵讚
子爵閔內侯各百戶

晉惠帝時太傅楊駿輔政借禮聘劉啟殷以母老固亂駿於是
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
帛二百疋穀五百斛

明帝時王舒為荊州刺史其子允之隨在西府及舒援會稽內
史欵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
康帝初顧和為尚書僕射以母老故辭詔勅特諭暮出朝還其
優遇如此

簡文帝時郝惜有高名為大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
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

孝武帝時桓秘以免官退居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復起為
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頗有讓
表以廼尚告誠無有疾疚省用增歎可順其所請

後魏孝明時田隨興為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願內地
方改受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後周宣帝時上洛豐陽人泉企世襲本縣令企年十二鄉人皇
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為縣令州申上時吏部尚書郭
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宣帝詔
曰企向成立且為本鄉所樂何為舍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

以請

隋文帝時杜臺鄉以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帝許之除著作
郎

煬帝時陽約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
義甚篤既愴分離形于顏色帝謂之曰今此憂悼得非為叔耶
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思約廢立之功由是徵入朝

唐太宗貞觀八年以所擒頡利館於太僕廩倉之頡利性不好
屋下常於庭中施穹廬而居烏爵亡不得志與其家人相對悲
歌而立太宗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鹿章而縱其畋
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由是拜大將軍賜以田宅及卒
詔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

于百億仕隨為左翊衛歸朝為朝散大夫每掌巡徼精勤不倦
及歲在懸車乃抗表云臣雖年合致仕而筋力尚強猶堪驅策
太宗嘉其任率聽復舊位

薛頤為大史令頤清靜每厭人間囂滓因帝與語乃自陳其情
願于昭陵側構一茅宇以終餘生不宗嘉而從之因度為道士
拜中大夫為置紫府觀于九峻之下申之高尚焉

張柬之神龍初為中書令監脩國史罷知政事其年秋表請歸
襄州養疾許之仍特受襄州刺史其子著作即漪亦令從往父
將行中宗親賦親祖道又令郡公餞送于定鼎門外

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
詩勅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

並罷官度為道士
中十三年中天竺國僧善之無畏三藏以年老請還本國許之
二十七年以廣州刺史持節領南經略使宋鼎為潞州都督府
長吏鼎以兄嘗臨慶州喪逝上表陳情乞移理他州特詔許焉
德宗建中初姜公輔為拾遺翰林學士以待母家貧求為京北
府戶曹參軍從之學士如故

憲宗時白居易為拾遺翰林學士當改官帝謂崔郾曰居易官
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以自便居易因奏曰臣聞
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兆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
薄乞如公輔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學士如故

元和七年六月癸丑以給中中劉伯芻為魏州刺史於疾求出
故也

敬宗時薛放為禮部尚書兼集賢學士閨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
百口苦俸薄放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以節制無關乃授以江
南西道觀察使

宣中大宗十年三月宰相崔愷由為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翌
日帝微行至新豐柳陌見一布衣抱膝而嘆帝以升平稍久京
師豐稔僅比開元之時上下無愁苦之音因怪而問曰子何不
足以至於斯布衣曰我本印人觀光至此有巢南之想又為橐
裝所迫今聞崔相國出鎮四川欲預其行無雙縑以遣其掌事
者因其此歎帝曰子可明旦相伺於此當奉其闕及旦勅愷由
將歸劍門路人見者莫不感涕其愛人如此

後漢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勅巡聞京百官俸錢至薄骨肉數多
支贍不充朝夕難遣庭時刻削嚴急不敢披陳今既混同是行
優卹下御史臺在班行有欲求外賤或要分司各許中書門下
投狀奏聞

明宗長興二年八月大傳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
上章求歸鄉里勅曰凡為食祿无所尽忠既已懸車永期樂道
若妨養性豈是優賢况非繫滯之名宜遂逍遙之便宜依應內
外致事官自此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

李贊華為滑州節度使長興四年七月

神明宗御廣壽殿

顧謂贊華曰卿離鎮累月往來申報勞擾民吏宜早歸鎮贊華曰
曰臣本武夫不樂內助願番宿衛京師帝曰卿既厭藩方則從
所欲其元支俸料依舊全給鎮守不可闕帥若別命鎮將可乎
輦華拜抃稱謝曰臣之願也

晉高祖天福二年以沂州刺史李繼忠為單州刺史帝以繼忠
勲舊之後數月之中連改三郡從其欲也

六年八月前平盧軍節度行軍司馬顏術為駕部郎中充鹽
鐵判官時術在外地堂帖追令赴朝術以母氏老年無人事奉
狀聞中書尋有勅只守本府

周太宗廣順元年三月丁卯西頭供奉官咸師範奏帝師郎
先為亳州蒙城鎮將因依驚疑遁過淮外臣與東頭供奉官師
睿二人時在定州監兵士及在雍州攻城各拘職任隱帝勅書
安撫臣冒死上訴緣祖父墳墓莊田點檢入官至今屬營田

戶部歲時骨肉祭拜无所臣叨為人子孝道難忘遂於生前便
虧祀享勅下本州其咸師範物業並宣事

二年考城縣民乞却門縣城南門東門從之先是脩縣城閉塞
之縣民以南臨朱宅北接曹澶商賈往來以此便之

三年四月滄州言控鶴官仇超補當州捉生都頭先是大祖東
征巡按賊壘墓容顏超設虎落以護城帝宣諭諸州廂軍內果
敢之士拔去鹿角者超拔大斧伐鹿角而徑登賊城為守陴者
傷三指而下帝獎其勇健解其甲鎧唯衣一犢鼻賜以錦袍超
謝訖携斧又登賊壘芟夷懸橦之類而旋帝擢之在按鶴官之
列間日思其驍果宣問願陳力之所詔曰父嘗任滄州捉生生
都頭苟得之平生畢矣故與是職

東海之開陽臨沂帝許之

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城都護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歸上
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孤死首兵代馬依風夫周齊同
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兵之思哉

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

捐棄昔蘇武番匈奴中向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謂金銀

也金印紫綬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咸

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臣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

衰因冒死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以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域西都護定

遠候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

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奠立微功以自陳效
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
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瘡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灵且
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
亦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
不仁不仁猶不遂也目耳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尽其力以報塞
天恩迫以歲暮犬馬齒素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
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鄉大夫咸懷一切莫
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土捐國家累世之
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
頸踰望王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
九月以前青州節度副使王詔為刑州副使詔故鎮師王武俊
之家父誕趙州刺史始事莊宗累為諸州使出為行軍副使
罷平盧副使年七十餘求歸鄉里或言詔貧悴者乃召還京何
福進以僕馬遣之再授副使而思鄉之情不獲已也
顯德元年正月清州節度使常思言被病請罷鎮國京尋醫從
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十九

帝王部 四十九

崇儒術

周官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一曰儒蓋六藝之謂也而太史公以為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有百家不能易故歷代致治之後何莫由斯道也已乃有朝舍干戈暮習俎豆誠知夫天下之重非可馬上而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有條不紊可奉而行至於變風易俗之端長世字吐之術懷荒未遠之畧邁德興仁之旨鮮不出於是矣繇是立庠塾設學校褒先儒以闡化尊典經以立訓咸用銓次存諸軌範

漢高帝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文帝時天下亡治書者獨聞齊有伏生臣欽若等曰伏告名勝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至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晁錯

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講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舍人

武帝元朔五年六三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

隳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詳思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

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其令禮官勸李講議洽聞學造興禮以為天下

先太常其議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才焉時御士大

夫椽倪寬有俊才初見帝語經李帝說之曰吾始以為尚書樸

李弗好及聞寬說可勸乃從寬問一篇擢為中大夫其後紹求

為韓詩者徵蔡義待詔久不進見義尚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

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

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燕安也得盡精忠於前帝召見義說

詩甚說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

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季公羊氏

迺齊季也宜以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

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迂平陵今復求能

為穀梁者暮及千秋帝愍其季且絕迺以千秋為郎中戶將戶官

將選郎十人從受又梁丘賀從京房受易帝聞京房為明易求

其門人得賀時賀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

入說教侍中為諸候侍中說以詔賀入說帝善之說於天以賀為

即中脩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士盡奇異之

即中脩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士盡奇異之

即中脩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士盡奇異之

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傳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立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元帝即位徵丞相孔霸為師覆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安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名數戶籍也帝好儒財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先進見人人自以為得帝意

初元五年詔博士弟子毋置負以廣孝者帝少而好而及即位

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衡迭為宰相貢禹薛宣韋賢也衡康衡

成帝何年三年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

求遺書於天下言今陳農為使而使之求遺書先是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

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容貌甚麗誦說

有法拜為中常侍帝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

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謚孔子為

褒成宣尼公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七月辛沛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是月初起大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弟子各有差

十四年四月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平帝封孔均為褒成侯志均子也

十九年立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

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帝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

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使授太

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
歐陽煇士缺因拜榮為博士車駕幸大學會諸侯煇士論難於
前桓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籍温籍猶言寬博有餘也辨明經義每以禮
讓相厭不以辞章勝人儒者莫之及也厭服也特家賞賜又詔諸生
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吹管奏雅頌也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詔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
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孟冬亦如之

九年四月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文為外戚與氏郭氏

馬氏諸子弟立學官四姓小侯亦非列侯故曰小侯

十九年江人鮑駿上書言丁鴻經學志行帝甚賢之詔徵鴻至
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紵廩食公車與博士同禮

十五年帝東巡過魯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

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自制五經要說章句令桓郁校定於

宣明殿一云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其後帝親於辟雍自講所制

五經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帝謂郁曰我為孔子鄉為子夏起

予者南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

兄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努力校之有起者即白之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詔曰盖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

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士精進雖曰承師亦別

名家孝宣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士遂立大小夏侯尚書

後又立京氏易立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博士皆

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

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以使諸儒共正經義今學者得以自師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功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即即官及諸生儒會白虎觀講義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承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先是建初元年校書郎楊終上言宣帝博徵郡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

八年十二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逾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可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元和元年帝巡狩之趙特引見趙相魯否難問經傳厚加賞賜二年三月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子男子二十以上者三人命儒者講論蘭臺令史孔子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君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人子孫烏有斯言乎遂拜儔郎中賜褒成侯指及孔子男子錢帛詔儔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八經古文尚書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

藝之士以充其官

安帝延年二年詔選三署郎及使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

春秋一人

三年三月幸太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今丞

尉及孔子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遂還

京師幸大學

順帝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大學

靈帝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大學門外

六年十月帝親臨辟雍

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門門學生

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辭賦及工書篆鳥者相課試至

千人

二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

除議郎

魏太子為漢丞相以建安八年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月五

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令群國各脩文學縣

滿五百戶置校書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生之道不

廢而有以益於天下既為魏王以建安二十二年五月作泮宮

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

衰周之末故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七鳥

遑七鳥歆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

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

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

世之大德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旧祀之庙
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声四時不覩
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
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今魯群脩起旧庙置百戶使
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以居學者
明帝大和二年三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
非其人將何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又勅郡
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景初中帝以高堂隆蘇林秦靜第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
先聖既没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之文故文為急弗可斯頃
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了故閔子議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

世之抗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
高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晁錯穀梁寡疇

宣帝承以十郎

臣欽若曰等
即十人從受

其選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

人從光錄勲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且為
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昔有言士病經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
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
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初通論語始太常以大牢祭祀孔子於辟
雍以顏淵配

五年五月講尚書經通使大常以大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
配賜大常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

六年詔故司徒王郎所傳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大常以大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大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咸寧二年五月立國子學

元帝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太學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震四時祀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講詩通釋奠如故事

三年正月辛卯立太子學

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親釋奠于中室

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時以學在水

南懸遠有司定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大學于時無復

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十

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

六品以上十二月帝釋奠于中堂祀孔子以顏回配時李校陵

遲謝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疏奏

帝納焉

太元十年二月立國學又增置大學生百人十一年八月封孔

靖之為奉聖亭侯奉宣尼祀

後魏道武天興四年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大學習舞釋菜于先

聖先師

大武始光三年二月起大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

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至鄆山使使者以大牢祀孔子

獻文皇興二年以青徐平詔中書令高允兼大常至兗州以大

牢祭孔子廟帝謂允曰簡簡得而行勿有辭也

孝文延興二年二月詔曰尼父廩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

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祀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

殄滅遂使女巫妖覘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娼優媒狎豈所以尊

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

婦女雜合以求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

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蕭如也司牧之官明糾不

法使禁令必行

三年四月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為崇聖大夫給十

戶以供灑掃

大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廟于京師

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宣尼曰文帝尼父告謚孔子廟

一云二月祭丑

帝臨文堂引儀尚書劉咏鴻臚卿遊明根行義曹事李詔授崇孔子崇文聖之謚於咏等就廟行事既而常親拜于廟祭

四月甲寅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

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大學觀石經

十九年四月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詔拜孔氏二人為官又詔選

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祠又詔兗州

為孔子起園寢脩飾墳壝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六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无所裨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宣武正始元年十一月詔曰古之哲王翔業垂統安民立化莫

不崇膠建序開訓國曹宣詔三禮崇明四術使道鳴群邦風流

宇自皇基始構光宅中區軍國務啟未遑經建靖言思之有慙

古烈可勅有司漢魏舊章昔繕國學

四年四月詔曰高祖德格兩儀明並日月播文教以懷遠人調

禮樂以旌雋造徒縣中區光宅天邑摠霜露之所均姬卜於洛

浹戎繕兼興未遑儒教朕慕承鴻緒君臨寶歷思摸聖規述遵

先志今天平地寧方隅無事可勅有司准訪前式置國子立大

學樹小學於四門

永平三年六月詔重求遺書于天下

延昌元年四月詔曰遷京嵩縣年將二紀虎闌闕唱演之音四

門絕講誦之業博士端然虛錄歲祀貴遊之胃歎同子矜靖言

念之有兼愧慨可嚴勅有司國子學子爰使成大學四門年暮

容令就成

孝明正光元年正月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為本尊師崇道茲典

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

學圖飾聖置官簡牲擇吉借禮

二年二月癸亥幸國子學講孝經令車騎大將軍領國子祭酒

崔光執經南面百僚陪列又云孝明講學之禮於國子祭酒徒

興王延葉鄭伯
猷等俱為錄義

三月庚午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淵配

出帝永熙三年二月丙子親釋奠禮先師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詔儒學引令預聽國子博士李同執經義素優辨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

後周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

聽焉乃至蕭為王褒等李阜鄧之徒同為學士古今伯于翼言於帝曰蕭為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典超走同侪恐

非常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失

武帝天和元年七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為常式

二年七月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時辛公義為大學生帝召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入

集御前今與大儒講論數被嗟時輩慕之

宣帝大象元年詔徒鄴城石經於洛陽

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

三月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

藏性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千金之運載引儒業式叙彝倫至

於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乘朕

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啓號雖彰故

實旌崇聖績猶有關如可追封為鄆國公邑數淮舊并立後承

襲別於京師置廟時以祭享

隋高祖開皇年年十一月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

三年二月詔購求遺書天下

四月詔天下勸學行禮時潞州刺史柳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

勸學行禮帝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
民莫善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闢二邦之方
遞為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
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弊
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
服膺儒術蓋有之焉彼衆我憂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
彛倫微相引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道化有禮則祥瑞必
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廩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
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
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卒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
和而積習安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秉方不依
制度執憲之職以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楊
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
時候之餘若孰以學業勸以耕術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
止知禮節識兼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
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
仁壽元年六月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
卑長幼之序并之以朝任之以識故能贊理時務引益風範朕
撫臨天下思行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仕進之路優賢雋
之人而國胃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咸示不少徒有名錄空度
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
簡省明加獎勵於是國子學唯留學生七十人大學四門及州

縣並廢

煬帝大業元年閏七月詔曰君臨孝學建國為先移風易俗必自始遜言絕義乖多歷言所進德脩業其道寢微漢採坑儒之餘不絕如綫晉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黷宇時建亦同愛禮函丈或陳以為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墻面上陵下替網維靡立雅缺道消寔由於是朕慕承洪緒思行大訓將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脩睦敦獎名教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无竒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孝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義業門蔭高卑雖未并朝並量准給綠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為諫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四年十月詔曰先師宣父盛德在躬誕發天縱之質憲章文武之道命世應期蘊茲素業而顏山之歎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為詔聖戾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
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明文計考所宜當加爵土
七年二月詔曰六經茂典百王仰則四學崇教千載垂範是以
西膠東序春誦夏弦悅禮敦詩本仁祖義建邦立極咸必由之
自叔世澆訛雅道淪缺懸歷歲紀儒風莫煽隋代以來喪亂滋
甚騰言篇籍皆為煨燼周孔之教闕而不修庠塾之儀泯焉將
墜非所以闡揚徽烈敦尚風軌訓民調化垂裕後昆朕受命膺期
握圖馭宇思引至道翼宣德化永言墳素深存講習所以招撫
遺逸集散亡諸生胄子特加獎勸然而凋俗弊之餘湮替日久
學趨尚少經術未隆子衿之歎無忘興寢方今函夏既清干
戈漸戢搢紳之業此則可興宣下方四諸州有明一經已上未
被升擢者本屬舉送具以名聞有司試策加階敘用其吏民子
弟有識性開敏志希學藝亦具名狀申送入京量其差品並即
配學明設考課各使勵精琢玉成器庶具非遠州縣及鄉各令
置學官僚設宰或不存意普更頒下早遣立修夫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出忠入孝自家刑國揖讓俯仰登降折旋皆有節文咸資
端肅本業踈隳隨時將廢凡厥生民各宜勉勵又釋奠之禮致
敬先師鼓篋之義以明遜志此多闕略更宜詳備仲春釋奠朕
將親覽所司且為條式以時宣下是月丁巳帝幸國子學親
臨釋奠引道士沙門有舉業者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乃罷因
下詔曰自古為政莫不以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俱備故能為
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未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

典訓而三教雖異善歸一揆沙門事佛灵宇相望朝賢宗儒辟
雍頓廢王公已下寧得不慙朕今親自觀覽仍集四方胄子異
日就月將並得成業禮讓既行風教漸改使期門介士比屋
可封橫經庠序皆遵雅俗諸公王子弟並皆率先自相勸勵賜
學官胄子及五品已上各有差之
太宗貞觀十年封孔子裔孫德倫為褒聖侯
十三年二月丁丑幸國子學親觀釋奠國子祭酒以下官及學
生高第精勤者加級賜帛各有差
二十一年二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
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
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
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崇褒自今有事於大學可並配享尼父
廟堂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詔曰昔勛華肇政仁義居先殷周創基教
學成本朕嗣立鴻基裁成丕緒如臨於海罔知攸濟思得學徒
用康庶績而頃歲所敷先諸聖教青襟方領未達至懷惟欲思
轅固以加班想高堂以授秩臣欽若等曰轅固轅
生也高堂高堂隆也斯文寥落去

之彌遠深加法稱朕意焉儒官員闕即宜補授其館博士助教
節級賜物三館學士有業科高第景行淳良者所司簡試具以
名聞

乾封元年正月帝東封次曲阜縣追增孔子為太師其廟宇制
度卑陋宜加修造仍以少牢致祭

冊府元龜
總章元年三月詔曰皇太子引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祇事先師
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懷顯顏曾之持高揚仁
孝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加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
方莫斯為尚顏回可贈太子少保
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并先來
未造者遂使生徒無隸業之所先師闕奠祭之儀久致飄露深
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以鄒魯之邑為百戶師隆道公宣尼萊

邑

臣欽若等曰則天封孔子為隆道公

收其租稅用供薦享又授裔孫褒聖侯崇

基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

景隆三年六月以經籍多殘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

括圖籍

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制曰朕克纘丕業肇膺景命憲章昔典欽
若前王永言改途庶幾沿革猶恐學校多闕賢俊罕登庠序者
風化之本人倫之先宜令州縣勸導令知禮讓

大極元年正月置孔子宣父祠廟令本州修飾取側近三十戶
以供洒掃

二月追贈顏子為太子太師曾子為太子大保並配享於孔子
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詔曰古之學士始入小學見小節入大學
見大節知父子長幼之序君臣上下之位然後師逸功倍化人
成俗莫不由之子不云乎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
故道行於上祿在其中所謂貴於速成不唯於遲達自頃州里

所薦公卿之緒門人衆矣孰嗣子音國胄顯然未臻吾道至尊

仰之地寂寥厥風貴於責實務欲求仕將去聖滋遠尚公澆薄

為敦儒本領不行勸沮朕承百王之末居四海之尊惟懷永圖

思革前弊何以發後生之智慮重先王之法則朕甚惧之敢忘

於是天下有業擅專門學優重席堪師授者所在具以名聞自

今以後貢舉人等宜加勗勉獲實才如有義疏未詳習讀未遍

輒充舉送以希僥倖所在官並寘彞憲有司更申明條例稱朕

意焉

五年五月以故朝散大夫褒聖侯孔崇基嫡子璲芝襲封褒聖

侯

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玉庭重學尊儒興賢

適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所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

思與大夫群士復臻於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食乙夜觀書分

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繁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

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

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疑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

監內得舉人亦准此其日朝請官五品已上及朝集往使觀禮

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此朕所望於賢才矣

七年三月詔曰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指趣頗多

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

達解者質實聞奏又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以來獨宗鄭

氏遺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一說能無短長其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作易者兼帖子夏易傳共為一部亦詳其可否奏聞時議以為不可遂停五月麗正殿寫四庫書勅秘書昭文禮部國子監大常寺及諸司官人百官等家就借寫之

八年三月詔曰顏生等十哲宜為坐像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像坐於十哲之次因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堂壁以顏回亞聖親為製贊以書於石乃命當朝文士分為贊題之其壁焉

十一月詔貢舉人謁先師開講仍令朝集使及京官觀禮

十三年十一月封東嶽禮畢幸孔子宅親設殿奠祭詔曰孔宣父誕聖自天垂範百代作王者之師表開生人之耳目朕曾封岱岳廻鑿泗濱思闕里之風想雩壇之詠過矣遺烈慨然永懷式遵祀典用申誠敬宜令禮部尚書蘇頌以大牢致祭仍令州縣以時祀享復近墓五戶張拱掃除

二十二年四月詔曰風化之本其在庠序去秋不熟生徒醵令就舍講習之地安可久閉其兩監生在外者即宜赴學

二十七年八月追贈先聖夫子為王謚曰文宣制曰引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

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鳴戲楚田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
纔列陪臣悽遑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
稱而未為崇後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膺寶命思闡
文明廣被華夏則時異於古今情每重於師資既行其教合旌厥
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既曰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宜令
三公持節冊命其文宣王陵并舊宅廟量加人灑掃用展誠敬
其後嗣褒聖侯宜改為文宣王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不
合度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
舊宜補其墜典作茲成式自今已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
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且門人三千則見今稱十哲包
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規風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
寵賢明顏子淵既云亞聖湏優其秩可贈充公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仲弓贈薛侯冉子有贈徐侯仲子路贈衛侯宰
子我贈齊侯端木子貢贈黎侯言子游贈吳侯卜子夏贈魏侯
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類不載四科之目允稽先
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為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
之雅範布告中外咸使知聞丁鴻命尚書左相裴耀卿攝太尉
持節往冊於廟始正南面改冕服樂用宮懸己丑追贈曾參等
六十七人皆為伯參為成伯顓孫師為陳伯澹臺滅明為江伯
密子賤為單伯原憲為原伯公冶長為營伯南宮括為鄭伯公
皙哀為郕伯曾點為宿伯顏路為杞伯商瞿為蒙伯高柴為共
伯漆雕開為滕伯公伯寮為任伯司馬牛為向伯樊遲為樊伯

有若為卞伯公西赤為邵伯巫馬期為鄒伯梁鱣為梁伯顏抑
為蕭伯冉孺為郛伯曹卹為豐伯伯虔為鄒伯公孫龍為少梁
伯漆雕欽為武城伯顏子驕為琅琊伯漆雕徒父為須句伯壤
駟赤為北徵伯商澤為睢陽伯石作蜀為后邑伯任不齊為任
城伯公夏首為允父伯公良孺為東牟伯石處為營丘伯秦開
為彭衙伯奚容箴為下邳伯公肩定為新田伯顏襄為臨沂伯
鄆單為銅鞮伯句井疆為淇陽伯罕父黑為乘丘伯秦商為上
洛伯申黨為少陵伯公祖子之為期思伯榮子旗為雩婁伯縣
成為巨野伯左人郟為臨菑伯燕伋為漁陽伯鄭子徒為滎陽
伯秦非為汧陽伯施之常為乘氏伯顏噲為朱虛伯步叔乘為
溥于伯顏之僕為東武伯原兀藉為萊蕪伯樂欬為昌平伯廉
潔為莒父伯顏何為關陽伯叔仲會為瑕丘伯狄黑為臨濟伯
邾選為平陸伯孔患為父陽伯公西輿如為重丘伯公西箴為
祝阿伯制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則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
弟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
教爾實行之親承微言式陽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
風載崇玄聖至於十哲亦被龍章而子輿之倫未有稱謂宜亞
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於先師咸膺盛禮

二十八年詔曰先聖文宣王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著之
常式

天寶元年七月詔曰古之教人蓋有彞訓必在勤學使其知方
故每月釋菜之時常開講座用以發明聖旨啓迪生徒待問者

膺而不窮懷疑者質而無惑引益之致不其然歟或有凡流矜於小辨初雖論難終雜談諧出言不經積習成弊自今已後除問難經典之外不得輒請宜令本司長官嚴加禁止仍委御史引察

十一月改驪山為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難

諸儒臣欽若等按貫至文集有旌儒廟碑奉勅撰也

三年十月制曰朕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生所以引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文宣王三十五代孫通直郎前守邠王府文學褒聖侯孫璿芝慕承睿哲履中庸三命益恭敦素憑於祖業百代必祀光寵被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盛德不朽宜傳於帶礪可封文宣公

三載七月詔曰朕欽惟載藉紂論墳典以為先生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是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忘而六體竒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体文字並依今繕寫施行典謩無乖於古訓庶遵簡易有益於將來其舊本仍藏之書府

五載正月詔曰禮經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体是有乖于大義借如堯命四子所授惟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於斯苟分至之可言何弦望之足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為時令

十四載四月勅國子監諸生等既非舉時又屬暑月在於館學

恐漸炎蒸其欲有歸私第及還鄉貫習讀者並聽仍委本司長官具名申牒所由任至舉時赴監東京監亦准此

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甲辰集賢殿大學士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奏集賢院書圖自經寇盜墜失頗多請開購書之令得一卷賞一千錢許之

丙午勅曰古者設大學教胄子所以延俊造揚王庭雖年穀不登兵甲或勤而俎豆之事未常廢焉頃年以來戎車屢駕天下轉輸公私匱竭帶甲之士所務羸糧鼓篋之徒未能仰給由是諸生輟講經通茂聞宣父有言是吾憂也投戈息馬論道遵儒用引庠序之風俾有簞瓢之樂宜令所司量追集賢學士精加選擇使在館習業仍委度支准給厨米敦茲儒術庶有大成甲科高懸好學者中求茂異稱朕意焉

永泰二年正月詔曰理道同歸帥民為上化人成俗必務于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族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禮義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于王庭考以政事徵之以禮任之以官賓於周行莫匪邦彥樂得賢也其在茲乎朕志求理體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底行頃以戎狄多虞于急經略大學空設諸生蓋寡弦誦之地寂寥無声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今寓縣又寧文武兼大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暖心少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又恐干戈

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問質疑必就於馬
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求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
官及神策六軍將子弟欲得習學者自今已後并令補國子學
生欲其業重羸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
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
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并所供糧料及緣
學館破壞要量事修理各委本司條件間奏務須詳悉稱朕意焉
二月丁亥朔國子監釋奠賜宰臣以下常參官殮錢百五貫於
國子監造食許內侍魚朝恩同聽講經辛卯命有司增修文宣
王廟及國子監釋奠如復用牲牢初上元二九月詔諸生獻
禮至是乃奉舊典遣宰臣
及常參官於
國子監觀禮

大曆二年二月丁亥復使宰臣及常參官等詣國子監觀釋奠
講論內侍魚朝恩參其會焉

八月丁亥有司釋奠于國子學宰臣及百官并內侍魚朝恩同
會于國子監觀講論

三年八月丁未釋奠于文宣王廟禮畢內侍朝恩及宰臣文武
百官咸詣國子監觀講論有司陳饌詔遣中使賜酒及三勅獎
四月丁未釋奠于文宣王廟許百寮詣國子學觀講論

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賢為兗州司
功叅軍襲宣公

貞觀二年二月丁卯有司釋奠于文宣王廟自宰臣以下畢集
於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旨先聖之道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丁卯詔國子監祭酒司業及學官並先取
朝廷有得望學識者充東都國子監諸館共置學生百員
二年十二月丁巳東都國子監增置學生一百人

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為兗州都督府參軍
十三年正月詔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晁可襲文宣公

穆宗長慶元年兗州觀察使曹華奏准勅赦文賜文宣王三十
八代孫惟晁緡五十疋

敬宗寶曆元年制曰天下諸色人中能精通一經堪為師法者
委國子祭酒訪擇其名聞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
明加訓誘

文宗大和六年二月乙丑以寒食宴百寮於麟德殿是日雜戲
中有孔子為戲者帝曰孔子為古今之師焉得黷侮如此命驅
去

七年八月制曰漢代用人皆由儒術故能風俗深厚教化興行
近日苟尚浮華莫循經術鄉舉選里不可復行然務實抑華必
有良術既當甚獎思其改張今寰宇乂寧干戈已戢皇太子方
從師傅授六經一二年之後當令齒胄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
子監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八年七月堂帖中書門下御史臺尚書省諸道節度觀察使置
令各舉解周場一人

武宗會昌元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策為國子監襲承文宣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丁卯詔國子監祭酒司業及學官並先取朝廷有得望學識者充東都國子監諸館共置學生百員
二年十二月丁巳東都國子監增置學生一百人

四年二月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為兗州都督府參軍
十三年正月詔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晁可襲文宣公

穆宗長慶元年兗州觀察使曹華奏准勅赦文賜文宣王三十
八代孫惟晁緡五十疋

敬宗寶曆元年制曰天下諸色人中能精通一經堪為師法者
委國子祭酒訪擇其名聞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
明加訓誘

文宗大和六年二月乙丑以寒食宴百寮於麟德殿是日雜戲
中有孔子為戲者帝曰孔子為古今之師焉得黷侮如此命驅
去

七年八月制曰漢代用人皆由儒術故能風俗深厚教化興行
近日苟尚浮華莫循經術鄉舉選里不可復行然務實抑華必
有良術既當甚弊思其改張今寰宇乂寧干戈已戢皇太子方
從師傅授六經一二年之後當令齒冑國庠以興墜典宜令國
子監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八年七月堂帖中書門下御史臺尚書省諸道節度觀察使置
令各舉解周場一人

武宗會昌元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策為國子監襲承文宣

公宗大和六年

冊府元龜

昭宗大順元年二月詔曰有國之規無先學校理官之要莫尚
儒宗故前王設塾庠陳遠胄所以敷揚王道引闡大猷者也國
學自朝廷喪亂已來棟宇摧殘之後歲月斯久榛蕪可知宜令
諸道觀察使刺史與賓幕州縣文吏等同於俸料內量力分抽
以助脩葺
哀帝天祐元年十月前絳州曲沃縣令高虔魯納史館書籍三
百六十卷授兼監察御史賜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制三館蘭臺藏書之府動盈萬卷詳
列九流爰自亂離悉多遺逸須行搜訪以備討尋應天下有人
能以經史及百家進納者所司立等等酬獎
四月樞密使郭崇韜又奏曰伏以館司四庫藏書舊日數目至

大自廣明年後流散他方宜示獎酬俾申搜訪伏乞委中書門
下再行勅命遍下逐道或有人家藏經史百家之書進獻數及
四百卷已上者請委館司點勘無脫漏於卷軸無重疊於篇
題此外寫札精詳裝飾周備當據部帙聞奏請量等級除官
仍仰長吏明懸榜示即鄉校庠塾之業漸闡皇風金石絲竹之
音無虞墜典勅使館提舉赦書節文購求經史頗為允當宜詳
施行今宜添進納四百卷已下三百卷已上皆成部帙不是重
疊及紙黑書寫精細已在選門未合格人每一百卷與減一選
無選數減者注官日優與處分無官者者納書及三百卷特受
官
明宗天成二年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詳處得

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余卷并付史館同光己後館中煨燼無
幾九朝實錄甚濟其闕

長興元年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陵廟主仁玉為曲阜縣
主簿

三年二月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旨教道之本

經藉為宗兵革已來庠序多廢縱能傳授罕克精研由是豕

差魯魚為弊苟一言致誤則大義全乖儻不討詳漸當紕繆宜

令國學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

注出子細勘讀然後召雇能雕字匠人各隨部帙刻印板廣頒

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

錯所貴經書廣布儒教大行

五月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為兗州

龔丘縣令襲封文宣公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詔進書官劉常鄭州滎陽令單驤唐州司

法參軍今後三館所缺書並訪本添寫其進書官權停

晉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辛酉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襲文宣公

孔仁玉為兗州曲阜縣令

周太祖廣順二年五月親征兗州辛未遣端明殿學士顏行往

曲阜祀文宣王廟

六月己酉幸曲阜謁孔子祠既畢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

無致敬之文太祖曰文宣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于

祠前其所奠金器銀鑪十數事留於祠所以備享獻遂幸孔林

拜孔子墓墳側有石壇是唐朝封禪廻謁孔子之壇二百余年
間絕東封之禮洙泗之上無復鑿和之音帝以武功之餘枉車
致敬尊師重道不亦優乎

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詔曰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
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並許進納其進書人部帙多少等
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給資帛如館內已有之書不在
進納之限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十一

自地帝王部

崇釋氏

昔漢明帝北夢於金人楚王英為蒲塞桑門之饌繇是竺乾之
教被於中夏其所述之旨所謂三歸五戒十善業四無量心四
無色定以極人天之果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密以辨二乘之
位經律論以紀三藏之名數至於覺一切種智證無生法忍此
所以登圓寂而成佛道也歷代帝王或崇奉其事營建塔廟增
嚴像設翻譯梵文廣度淨衆蓋以茂植德本樹立衆善為民祈
福毆之仁壽斯亦大易神道設教之旨歟

漢武帝元狩中遣嫖姚將軍霍去病討匈奴至畢蘭過居延昆

耶主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為大神列于其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則此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信了

浮屠正號曰佛陀其聲相近皆西方言華言譯之則為淨覺

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博士弟子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象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

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竺法蘭咸卒于此寺

章帝時楚王英喜為浮屠齋戒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疋詣國相以贖愆詔報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贈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可以

示諸國

伊蒲塞猶優於塞桑門沙門也

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魏明帝時欲壞宮西浮屠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投之於水仍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曰自非靈異安得爾乎遂徙於道為作周閭百間佛圖故處鑿為濠泥池種芙蓉於中

晉明帝好佛手畫形像經歷寇難而堂存宜城王為之頌

孝武大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廟內引諸沙門以

居之居之

後魏道武帝初平中山經略燕趙所經群國佛寺見諸沙門道

士皆致情敬禁軍族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

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見圖宇招延僧衆然時時訪求先是

有沙門僧郎與其徒隱於太山之崑崙谷帝遣使致書以綸素

旃罽銀鈴為禮號曰郎公谷初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久在洛

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臣欽若等曰自成元

天興元年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其存沒神

蹤遺範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脩整宮室令信

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

加以績飾別構講堂禪室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

明元帝好黃老及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道

民俗初皇始中趙群有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道武聞

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為道人統攝僧徒每與之言尹所

愜允供施甚厚至是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

忠信侯安成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

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

先是法果每言道武明元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遂常致拜謂人曰能引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法果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

法果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

有沙門曇登年且百歲邀見於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壽將軍之號

大武帝遵道武明元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於四月八

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先是

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屬賓沙門曇摩識習諸經論於

如藏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一部又曉術數素呪歷言

他國安危及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加麈中帝命送遜

識詣京師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責遂使人殺識識死之日謂

門徒曰今時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走使至時謂之

知命帝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往張家本清河聞鳩摩羅什

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听

講夕則還處靜座三輔有識多宗之宋高祖為晉太尉滅姚泓

留子義貞於長安及其去也赫連屈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

誅戮惠始身被白刃而体不傷衆大怪異言於屈屈乃大怒召

惠始於前以所持寶劔擊之又不能害乃惧而謝罪昌平惠始

到京都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帝甚重之每加禮始自習禪

至於沒世稱五十餘未嘗寢卧或時跣行雖履泥塵而不汚足

色愈鮮白世號之白脚終於八角寺

文成帝興安元年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二道其

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

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况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

尋生死者歎其遠觀覽文義者貴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

冊

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高示我國家
常所尊事也

世祖大武皇帝開廣邊荒流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
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
姦媼之徒德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克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
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斷禁景穆皇帝每為慨然直軍國多
事未遑修復朕承洪緒君臨萬拜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以
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
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嫖
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五十人其郡遠
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

初大武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
行事至是復之所毀圖寺仍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傳京師
沙門師賢本屬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平赴京罷佛法
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及沙門其同
輩五人帝皆親為下髮師賢仍為道人統是年詔有司為石像
令為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論者
以為純誠所感
興光元年秋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
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赤金二十五萬斤
大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侈多浮陀難提等五人奉佛像
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景迹及肉髻外國諸主相

求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觀之炳然轉近轉微又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并畫象迹
和平初以僧曇曜為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門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馬啣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後帝奉以師禮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壁開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一於世曇曜奉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佛圖戶以供佛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帝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遍於州鎮矣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帝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並有名於時演唱諸典獻文帝天安中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十三餘尺用赤金十萬斤皇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榱棟楹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高十丈鎮固巧密為京華壯麗其後傳位于太子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玄籍建鹿野佛圖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石十里巖房禪舍禪僧居其中

孝文承明元年八月詔起建明寺

大和元年二月辛未寧寺設齋赦死罪囚

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秘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於方山道武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興光後至北京城內寺新舊且伯所僧尼五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四年五月丁巳罷畜鷹鷄之所以其地為報德佛寺初文明皇
后生獻文帝帝立尊為皇太后至是詔罷鷹師及諸鷲傷生之
類宜放之山林以其地為太后立寺為營壘之表與皇太后
十五年八月戊戌移道禪壇於桑乾之陰故曰崇虛寺
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唐一百人為僧尼中
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為常准著於令

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

十九年四月帝幸條州白塔寺顧謂諸王及侍臣曰此寺近有
名僧嵩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在此流通後授淵法師淵法師
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論可釋人染情故至此寺焉時沙
門道登雅有義業為帝眷賞常侍講論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

見一鬼及平帝甚悼惜之詔施帛一千疋又設一切僧齋并命
京城七日行道又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徂皆痛怛摧慟不能
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哭諸外門繪素之又
有西域沙門名跋陀有道業深為帝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
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智入四行者也
今常住寺猶遺情深遐邇可于舊堂所建三級浮屠又見逼
昏雷為道珍軀既整同俗禮應有子孫可推訪以間當加
敘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使沙
門道順惠覺僧意惠紀僧範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
以義行知重

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卿白整準太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大皇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斬山三十三丈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大費功難就奉求長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

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帝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一前用功八十萬

二千三百六十六

永平元年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玄顯生觀各有所宜自今已後眾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罪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

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麤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群議立制諸州鎮群維那上座寺主各令

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經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非法積八不淨務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淨人不

淨之物不得為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賃私財自此不得更爾又出家捨著本

無凶儀不應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妥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尚皆由此等

若有犯者脫衣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啓聞聽造若有輒營置處以為勅之罪其寺僧眾擯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

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還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國化者求精捨檢其德行合三藏者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

此僧制治罪詔從之是年十一月帝於式乾殿為諸僧朝臣講

三年冬迎引農荆山造民玉丈六像置於洛濱之報德寺帝躬
觀致敬所引文不詳其本意其本國計云未國計云未詳
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貨豐則收入山林僧
尼隨以給施民有窘弊亦即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羸息及其
徵責不計水旱或賞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丁莫知紀極
細民嗟毒歲月滋甚非所以矜此窮乏崇尚慈悲之本意也自
今已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尚書檢諸有
僧祇之州穀別列其元數出入羸息賑給多少并貸償歲月見
存未收上臺錄紀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
責或有私債之科一准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
法治罪時尚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
年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饑
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內依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
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
使呼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足仰
贊聖明慈育之志深失陛下歸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
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尚為哀痛况慈悲
之士而可安之計聽苟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
不虞以擬邊捍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玄依僧律
推處詔曰暹等特可原之餘如奏帝篤好佛理每年嘗與禁中
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標明異旨沙門以修祿為內起居焉帝既

附錄元龜
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周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衆之稱明燕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及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是帝於城內社西起永寧靈寺寺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冬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仰惟高祖定鼎嵩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距逮景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脩先志爰發明旨城內不得造立佛圖僧尼舍亦欲絕其希覲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寬容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

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方許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違勅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爾來十年私營愈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為損法人而無厭豈可極乎夫孝迹冲妙非浮識所辨玄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華遁苟能誠信童子聚砂可邁於道場純陀儉設足薦於雙樹何必縱其盜賊資營寺

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剽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公務奉遵成規裁量是摠所以披尋舊旨研究圖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剽五百空地表剽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遷都邑已未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馬且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迷之亦不可錮禁慈福當在林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五三少僧共為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象塔纏於腥操性靈投於嗜慾真偽混居住來紛雜有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汚染真行塵穢練僧薰猶同器不亦甚

歟往在比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設姦誑周逞私悖大和之制因法秀而杜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嚴聖防遏處深履霜堅冰不可不慎昔如来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着城邑豈湫隘經所行宜浮誼不栖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戎所不容王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田宅有傷矜慈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栖心直趣道業清遠者或外假服法內懷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觀法贄善凡人所知隨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為孤議獨發誠以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整

失條綱將亂是以冒陳愚見兩頤其益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
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明詔
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為犯不息者豈不以假托福善
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難其効前制無追往之辜從旨開自新
之跡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嚴科特設重禁糾其未違
懲其往失脫不峻檢苟垂容惜恐今旨雖明後如後日又旨令
所斷標榜禮拜之處悉听不禁愚以為樹榜無常禮處難令欲
令有造立榜證公湏營之辭旨言常禮如此則徒有禁名實通
造路且臨御已後詔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惧制而止是豈百
官有司怠於奉法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量都
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之功事可改立請依先制在於郭外任

擇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者听其孺施若官地盜作即令
還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轍請依今勅如舊不禁令悉坊內行
止不聽毀坊開門以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者准
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者請斷旁屠殺以潔灵居

雖有僧數而事在移者令就閑敞以避溢漏如今年正月勅後
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
寺必令充限其地實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
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實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
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者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
令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
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屋京邑茅舍

略為寺矣前日禁不復行焉

後周太祖為魏丞相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行臺學士薛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之競為大乘學丞相府記室參軍盧光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帝狩於檀臺山時獵園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群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方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握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

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得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

宣帝大像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初武帝至德三年斷佛道二教像悉毀罷至是復之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靜帝以大象二年即位復行佛道二教舊門道士自守者簡令入道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令陳散騎帝侍徐孝克於尚書都堂講論金剛般若經

二十四年詔沙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嶽瀆神像皆以惡逆論帝年齡晚暮尤崇尚佛道故也仁壽元年六月頒舍利於諸州

唐太宗貞觀二年十二月癸丑詔曰至人虛已忘彼我於胃懷三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知上聖惻隱無隔萬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搃元戎致茲明罪誓收登

冊所不載
節各殉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放命封
樹紀於丘領紀信捐生丹書著於圖史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
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思所以樹立福田
濟其營魂可於建義已來交丘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
立寺刹焉乃詔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
子奢等為之碑銘以記功業時沙門玄奘於中天竺國將歸本
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太宗奇之召高業沙門與之翻又出三藏
聖教太宗為其論序皇太子重闡斯美乃著述聖紀以廣其義
十六年五月御製懺文於弘福寺曰聖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人
之所愛者親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長蒙撫養之訓夢我之念何
日忘之罔極之情昊天匪報昔子路歎千鍾之無養虞丘嗟二
親之不侍方寸亂矣信可悲夫朕每痛一月之中再罹艰疚之
興永永慕哀切深予衷欲報靡因唯資冥助敬以絹二百疋奉
于大道儻志誠有感異銷過去之愆為善有因庶獲後緣之慶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廢玉華殿以為佛寺

顯慶元年四月甲戌御安福門樓觀慈恩寺僧玄奘等迎御製
書慈恩寺碑文向寺諸寺皆造翻蓋飾以金寶窮極壯麗大常
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屋執幡兩行道從士女觀者填噓街
衢自魏晉以來崇事釋教未嘗有如此盛者也乾封元年正月
戊辰朔有事於太山詔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月
萬歲為稱其寺以封岳非煙重輪為名各度七人天下諸州別

置一觀一寺各度七人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置天下諸州各置寺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為名

九月制曰如聞天下諸觀皆畫化胡之變諸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尊容兩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並除却若有故留者即科違勅罪其化胡經先有明禁斷如聞在外仍頗流行自今詣部化胡經事及餘說化胡事處並宜除削

三年七月丁酉以所造長樂坡大像工役稍廣百姓多怨嗟制罷之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都城僧寺奏曰伏請於歲每八月於衛國大宮等寺轉經行道至九月罷為陛下修福在京於雲峯興善等寺歲以為常許之

二十三年月祝注金剛經及脩義訣中書令張九齡等上言臣等伏見御注前件經及義訣佛法宗旨據在此經人間傳習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至意敷演微言幽闡妙建豁然洞達雖臣等愚昧本自難曉伏覽睿旨亦既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道已廣度其曾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伏望降出御文內外傳授帝手詔報曰僧徒固請欲以興教心有所得輒復疏之今請頒行仍慮未愜檢校釋門威儀僧思有奏曰自像教西流見文東譯學傳師口凡今則多註決聖情前古未有臣請具幡荅奉迎于敬愛寺設齊慶賀其御注經伏乞示天下宣付史官許之二十六年正月

丁酉制曰道釋二門皆為聖教義歸弘濟理在尊崇其天下觀
寺大小各度一七人簡法灼然有經業戒行為鄉閭所推仍先
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二月制曰天下觀寺每一齊日宜轉讀經典懲惡勸
善以闡文教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久行中國
爰初建寺因以為將欲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
大秦寺天下諸府郡者亦置唯此

十載六月帝以先帝忌日命女工繡釋迦牟尼屋佛像親題繡額
稽首祈福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十一



